

上中学后我买了红蓝铅笔。这头红,那头蓝,用它在书上划线。不是老师让买的,是自己想买。人长大,自己感觉,自己决定,文化比游戏多了,买一支红蓝铅笔,很有中学生的样子。胸前口袋别一支钢笔也是中学生样子。衣服第一粒纽扣扣好,勒得紧紧的,也是样子。我也不记得第一眼是在哪儿看见这些样子的,反正它们就是成为了我想的样子。

划重点,划自以为的精彩,因为没有读过很多精彩,所以很容易这也划,那也划,划了不少。主要是划那些不是课本的书,我们那时都是人尚少年,已经开始读青年思想修养的书,我是读得很起劲的,那真是相当有精神的样子。划着划着禁不住划下了整整一段,甚至整整一页,而且翻过一页继续划,红彤彤一片!

我只用红的一头划,不用蓝的一头,所以蓝的一头都没有用上,红蓝铅笔成了红铅笔。

不过我划的线都不太直,弯弯曲曲,而且划过以后,也不会真温习,看看重点和精彩,所以划过也就划过了,红线弯弯曲曲在一个个黑字下面冷冷清清,被浪费了。

但是这依然还是一种非同小可的水平,很优美,并不是每个人都用红蓝铅笔划线的!

我初中的同桌是许国南,他一开始没有红蓝铅笔,看见我有红蓝铅笔,过了两天,他也有了。他对我说:“梅子涵,我也买了一支红蓝铅笔。”他的声音很轻,平和的神情里模糊地露出一丝不好意思,像是说:“是看见你有我才买的。”

他的笔盒每天都放在他桌面的左上角,里面还衬着用细小的字抄写的课表。他的铅笔都削得光滑、笔挺,如果铅笔立得住,可以跳笔尖芭蕾舞。红蓝铅笔也削得像芭蕾,两头都削了。

我是削不出芭蕾形象的,无法站在舞台灯光处,非要迈腿跳,也会摔一跤。我的手没有技术,敲根钉子很难笔直不弯,参加航模组,飞机翅膀的木片也被裁得缺了一块,往空中一飞,直接倒栽下来。

许国南问:“蓝的你削啊?”他的语气里有些可惜。他的话很少,我的话也不多,所以我们之间甚至好像没有过一次时间长一些的话,对话,都是三言两语,更多的时候是一言不发。课桌静悄悄,友好静悄悄,我们是被老师派了坐在一起的很友好的静悄悄的同桌。

老师派我们这样坐下,也派每一个名册上的学生坐下,每一个同桌都是一个单纯的安排,每个教室也都是没有事先的故事的。《同桌的你》不是由一个作词作曲的人写出来的,每一个上过学同桌过的人都是作词作曲家,也是歌手,我是其中一个。我现在正在作词,作曲,在无伴奏演唱。

我和许国南也一起出黑板报。那也是谁派的吗?还是我们自己走到黑板面前的呢?好像是自己走到。我们童年、少年时,不是非被指派,而是乐于自己走过去。许国南的字最适合抄写黑板报,如脚尖着地,字字轻盈,一排排的工整。我小学时已经抄写大队黑板报。我们三班的黑板报,整整三年,都是我和许国南抄写,所有内容,我们想出和找来,在那个教室外的走廊上,我站在椅子上抄上面的版面,他站在下面抄下面的版面,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四季光影,委婉、温柔地掠过我们的认真、幼稚,我们的脸颊、手臂、后脑勺、生命里外。许国南更是一尘不染的专注,如同他坐于课桌,听课,写作业,目光从不闪烁,四周无闲事,他真是一个全无半点咄咄神情,努力得分外平静、温和的人,少见的优美!

## 红蓝铅笔

梅子涵

“阳光是有香味的。”这是婆母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

移居到南洋以前,公公和婆母在海南岛联手足足地从事农耕,婆母念念不忘的,是当年曝晒稻谷的莫大乐趣。

她忆述,在丰收时节,将满满箩箩硕硕的谷子拿去阳光下晒,谷子摊开一地,金色的阳光落在上面,闪闪烁烁的,像是一地细细碎碎的金子,煞是好看。谷子每隔两个小时必须翻动弄匀,中午的阳光如狼似虎,凶猛阴毒,大家都不爱这苦差,偏偏婆母非常享受沐浴在阳光里的那种感觉。谷子经过曝晒,会散发出一种蓬勃而又饱满的馨香,婆母陶醉地说:“我和谷子,都被晒得香香的,好舒服啊!”

到南洋生活以后,婆母一直抗拒不用洗衣机,她认为由洗衣机烘干的衣服有着机械那一种生涩的味道,很不好闻。大家都觉得她每天用手搓搓洗洗,辛苦不堪,她却乐在其中。每回在阳光底下把衣服收回来时,她总喜滋滋地说:“这衣服啊,吸收了阳光的香味,又绵软又清新,穿在身上,人也显得特别精神。”

每隔一段时间,她便把床褥搬到屋外进行日光浴,秉性幽默的她,绘声绘色地说道:“阳光啊,就是最好的除虫剂。只要阳光一钻入床褥,臭虫们全都逃回八千里外的老家去喽!”大家都被她脸上自鸣得意的表情逗乐了,至于臭虫八千里外的老家究竟在哪里,没有人探究追问。

一个教室也都是没有事先的故事的。《同桌的你》不是由一个作词作曲的人写出来的,每一个上过学同桌过的人都是作词作曲家,也是歌手,我是其中一个。我现在正在作词,作曲,在无伴奏演唱。

我和许国南也一起出黑板报。那也是谁派的吗?还是我们自己走到黑板面前的呢?好像是自己走到。我们童年、少年时,不是非被指派,而是乐于自己走过去。许国南的字最适合抄写黑板报,如脚尖着地,字字轻盈,一排排的工整。我小学时已经抄写大队黑板报。我们三班的黑板报,整整三年,都是我和许国南抄写,所有内容,我们想出和找来,在那个教室外的走廊上,我站在椅子上抄上面的版面,他站在下面抄下面的版面,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四季光影,委婉、温柔地掠过我们的认真、幼稚,我们的脸颊、手臂、后脑勺、生命里外。许国南更是一尘不染的专注,如同他坐于课桌,听课,写作业,目光从不闪烁,四周无闲事,他真是一个全无半点咄咄神情,努力得分外平静、温和的人,少见的优美!

站于黑板前,我们各自赋、比、兴。我们的新少年,我们提前的新青年。还有三位美术同学,毕加索式的大衣,中国画的良生,磨叽来磨叽去假装先锋派的继良,这次你来,下次他,彩色粉笔轮流着他们的“画展”。三班的黑板报一直鲜艳得像模像样。

我们毕业了。我们毕业得有些冷清,没有合影,没有告别,那时,历史正在进行实验,我们都很配合,我们是在自己走过去。许国南的字最适合抄写黑板报,如脚尖着地,字字轻盈,一排排的工整。我小学时已经抄写大队黑板报。我们三班的黑板报,整整三年,都是我和许国南抄写,所有内容,我们想出和找来,在那个教室外的走廊上,我站在椅子上抄上面的版面,他站在下面抄下面的版面,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四季光影,委婉、温柔地掠过我们的认真、幼稚,我们的脸颊、手臂、后脑勺、生命里外。许国南更是一尘不染的专注,如同他坐于课桌,听课,写作业,目光从不闪烁,四周无闲事,他真是一个全无半点咄咄神情,努力得分外平静、温和的人,少见的优美!

站于黑板前,我们各自赋、比、兴。我们的新少年,我们提前的新青年。还有三位美术同学,毕加索式的大衣,中国画的良生,磨叽来磨叽去假装先锋派的继良,这次你来,下次他,彩色粉笔轮流着他们的“画展”。三班的黑板报一直鲜艳得像模像样。

我们毕业了。我们毕业得有些冷清,没有合影,没有告别,那时,历史正在进行实验,我们都很配合,我们是在自己走过去。许国南的字最适合抄写黑板报,如脚尖着地,字字轻盈,一排排的工整。我小学时已经抄写大队黑板报。我们三班的黑板报,整整三年,都是我和许国南抄写,所有内容,我们想出和找来,在那个教室外的走廊上,我站在椅子上抄上面的版面,他站在下面抄下面的版面,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四季光影,委婉、温柔地掠过我们的认真、幼稚,我们的脸颊、手臂、后脑勺、生命里外。许国南更是一尘不染的专注,如同他坐于课桌,听课,写作业,目光从不闪烁,四周无闲事,他真是一个全无半点咄咄神情,努力得分外平静、温和的人,少见的优美!

站于黑板前,我们各自赋、比、兴。我们的新少年,我们提前的新青年。还有三位美术同学,毕加索式的大衣,中国画的良生,磨叽来磨叽去假装先锋派的继良,这次你来,下次他,彩色粉笔轮流着他们的“画展”。三班的黑板报一直鲜艳得像模像样。

我们毕业了。我们毕业得有些冷清,没有合影,没有告别,那时,历史正在进行实验,我们都很配合,我们是在自己走过去。许国南的字最适合抄写黑板报,如脚尖着地,字字轻盈,一排排的工整。我小学时已经抄写大队黑板报。我们三班的黑板报,整整三年,都是我和许国南抄写,所有内容,我们想出和找来,在那个教室外的走廊上,我站在椅子上抄上面的版面,他站在下面抄下面的版面,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四季光影,委婉、温柔地掠过我们的认真、幼稚,我们的脸颊、手臂、后脑勺、生命里外。许国南更是一尘不染的专注,如同他坐于课桌,听课,写作业,目光从不闪烁,四周无闲事,他真是一个全无半点咄咄神情,努力得分外平静、温和的人,少见的优美!

站于黑板前,我们各自赋、比、兴。我们的新少年,我们提前的新青年。还有三位美术同学,毕加索式的大衣,中国画的良生,磨叽来磨叽去假装先锋派的继良,这次你来,下次他,彩色粉笔轮流着他们的“画展”。三班的黑板报一直鲜艳得像模像样。

我们毕业了。我们毕业得有些冷清,没有合影,没有告别,那时,历史正在进行实验,我们都很配合,我们是在自己走过去。许国南的字最适合抄写黑板报,如脚尖着地,字字轻盈,一排排的工整。我小学时已经抄写大队黑板报。我们三班的黑板报,整整三年,都是我和许国南抄写,所有内容,我们想出和找来,在那个教室外的走廊上,我站在椅子上抄上面的版面,他站在下面抄下面的版面,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四季光影,委婉、温柔地掠过我们的认真、幼稚,我们的脸颊、手臂、后脑勺、生命里外。许国南更是一尘不染的专注,如同他坐于课桌,听课,写作业,目光从不闪烁,四周无闲事,他真是一个全无半点咄咄神情,努力得分外平静、温和的人,少见的优美!

婆母是烹饪好手,她烹制的许多食物,都巧妙地引入了阳光的香味。

每年,腊鼓频催的时候,她便会着手做那令人垂涎三尺的虾饼了。

做虾饼,功夫繁琐。事事讲求完美的婆母,把精挑细选的鲜虾去头剥壳之后,把含有膏卵的虾头滚成浓稠的汤。将虾肉反反复复地剁成细细的虾泥,在虾泥内加入虾汤和少

许调味品(糖、盐、胡椒粉、蛋末、食油等),连同木薯粉一起搅拌均匀,蒸熟。搁凉之后,置入冰格冷藏24小时。次日取出,切成薄片。婆母刀工了得,每一片都能精准地切成一厘米的厚度,从无失误,胜于机器。接下来,就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步骤——日晒。

婆母把一片片薄薄的虾饼整整齐齐地排放在圆圆大大的筐箩上,拿到日头底下晒。这是非常关键的步骤,丝毫疏忽不得。她必须确保虾饼晒得干干透透,一旦守护不严,被雨淋湿,便前功尽弃了。至于要晒多久,就得视太阳公公的脾气了。倘若它笑脸常开,晒个两三天便足够了;但是,如果乍阴乍晴,甚至刮风下雨,便得拖上一段长时间了。在曝晒虾饼这几天,婆母活得好像一只警犬,一有什么风吹草动,立

马飞扑到屋外,动作的敏捷,连年轻人也自叹弗如。婆母养了一只大白猫,被她溺宠得不成样子,好吃好住地伺候着,一天到晚懒洋洋地躺在大厅里,像一大块发酵过度的面团,有时我真担心它会被老鼠活生生地咬死哪!小姑调侃地对婆母说:“养猫千日,用在一朝;你怎么不叫那只大肥猫去守护你的虾饼呢?”婆母慢条斯理地应道:“我都养你三十多年了,也不见你帮我去守看啊!”小姑被噎得哑口无言,大家笑得前俯后仰。嘿嘿,婆母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啊!

吃饱了阳光的虾饼,干干脆硬如同一块块被削得薄薄的木片,拿在手上,弹击有声。婆母手势温柔地把它们放入沸油里,原本紧绷着脸的虾饼,在热油里“吱吱”连声,迅速膨胀,变成了一片一片白色的花瓣,娇媚万分地卷来卷去。

虾饼一从油里捞起来,大家便迫不及待地涌上前去,抢吃。酥酥脆脆的虾饼轻轻一咬,“喀啦”一声,金碎玉裂,虾的鲜味宛若冲出樊笼的鸟儿一样,充满了激情,快乐地在味蕾上翱翔。慢慢地嚼食着时,平浅的甜美渐趋丰富深邃,变成了镌刻在舌头上的一道绚烂的风景。有人向婆母追问食谱,她云淡风轻地说:“只要虾新鲜,调味好,虾饼自然就好吃。”

其实,真正的答案藏在她内心深处:这些虾饼里,是附着阳光的灵魂,这样一种生龙活虎的味道,当然足以勾魂摄魄呀!

我们毕业了。我们毕业得有些冷清,没有合影,没有告别,那时,历史正在进行实验,我们都很配合,我们是在自己走过去。许国南的字最适合抄写黑板报,如脚尖着地,字字轻盈,一排排的工整。我小学时已经抄写大队黑板报。我们三班的黑板报,整整三年,都是我和许国南抄写,所有内容,我们想出和找来,在那个教室外的走廊上,我站在椅子上抄上面的版面,他站在下面抄下面的版面,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四季光影,委婉、温柔地掠过我们的认真、幼稚,我们的脸颊、手臂、后脑勺、生命里外。许国南更是一尘不染的专注,如同他坐于课桌,听课,写作业,目光从不闪烁,四周无闲事,他真是一个全无半点咄咄神情,努力得分外平静、温和的人,少见的优美!

站于黑板前,我们各自赋、比、兴。我们的新少年,我们提前的新青年。还有三位美术同学,毕加索式的大衣,中国画的良生,磨叽来磨叽去假装先锋派的继良,这次你来,下次他,彩色粉笔轮流着他们的“画展”。三班的黑板报一直鲜艳得像模像样。

我们毕业了。我们毕业得有些冷清,没有合影,没有告别,那时,历史正在进行实验,我们都很配合,我们是在自己走过去。许国南的字最适合抄写黑板报,如脚尖着地,字字轻盈,一排排的工整。我小学时已经抄写大队黑板报。我们三班的黑板报,整整三年,都是我和许国南抄写,所有内容,我们想出和找来,在那个教室外的走廊上,我站在椅子上抄上面的版面,他站在下面抄下面的版面,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四季光影,委婉、温柔地掠过我们的认真、幼稚,我们的脸颊、手臂、后脑勺、生命里外。许国南更是一尘不染的专注,如同他坐于课桌,听课,写作业,目光从不闪烁,四周无闲事,他真是一个全无半点咄咄神情,努力得分外平静、温和的人,少见的优美!

站于黑板前,我们各自赋、比、兴。我们的新少年,我们提前的新青年。还有三位美术同学,毕加索式的大衣,中国画的良生,磨叽来磨叽去假装先锋派的继良,这次你来,下次他,彩色粉笔轮流着他们的“画展”。三班的黑板报一直鲜艳得像模像样。

我们毕业了。我们毕业得有些冷清,没有合影,没有告别,那时,历史正在进行实验,我们都很配合,我们是在自己走过去。许国南的字最适合抄写黑板报,如脚尖着地,字字轻盈,一排排的工整。我小学时已经抄写大队黑板报。我们三班的黑板报,整整三年,都是我和许国南抄写,所有内容,我们想出和找来,在那个教室外的走廊上,我站在椅子上抄上面的版面,他站在下面抄下面的版面,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四季光影,委婉、温柔地掠过我们的认真、幼稚,我们的脸颊、手臂、后脑勺、生命里外。许国南更是一尘不染的专注,如同他坐于课桌,听课,写作业,目光从不闪烁,四周无闲事,他真是一个全无半点咄咄神情,努力得分外平静、温和的人,少见的优美!

站于黑板前,我们各自赋、比、兴。我们的新少年,我们提前的新青年。还有三位美术同学,毕加索式的大衣,中国画的良生,磨叽来磨叽去假装先锋派的继良,这次你来,下次他,彩色粉笔轮流着他们的“画展”。三班的黑板报一直鲜艳得像模像样。

我们毕业了。我们毕业得有些冷清,没有合影,没有告别,那时,历史正在进行实验,我们都很配合,我们是在自己走过去。许国南的字最适合抄写黑板报,如脚尖着地,字字轻盈,一排排的工整。我小学时已经抄写大队黑板报。我们三班的黑板报,整整三年,都是我和许国南抄写,所有内容,我们想出和找来,在那个教室外的走廊上,我站在椅子上抄上面的版面,他站在下面抄下面的版面,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四季光影,委婉、温柔地掠过我们的认真、幼稚,我们的脸颊、手臂、后脑勺、生命里外。许国南更是一尘不染的专注,如同他坐于课桌,听课,写作业,目光从不闪烁,四周无闲事,他真是一个全无半点咄咄神情,努力得分外平静、温和的人,少见的优美!

站于黑板前,我们各自赋、比、兴。我们的新少年,我们提前的新青年。还有三位美术同学,毕加索式的大衣,中国画的良生,磨叽来磨叽去假装先锋派的继良,这次你来,下次他,彩色粉笔轮流着他们的“画展”。三班的黑板报一直鲜艳得像模像样。

我们毕业了。我们毕业得有些冷清,没有合影,没有告别,那时,历史正在进行实验,我们都很配合,我们是在自己走过去。许国南的字最适合抄写黑板报,如脚尖着地,字字轻盈,一排排的工整。我小学时已经抄写大队黑板报。我们三班的黑板报,整整三年,都是我和许国南抄写,所有内容,我们想出和找来,在那个教室外的走廊上,我站在椅子上抄上面的版面,他站在下面抄下面的版面,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四季光影,委婉、温柔地掠过我们的认真、幼稚,我们的脸颊、手臂、后脑勺、生命里外。许国南更是一尘不染的专注,如同他坐于课桌,听课,写作业,目光从不闪烁,四周无闲事,他真是一个全无半点咄咄神情,努力得分外平静、温和的人,少见的优美!

## 阳光的香味

(新加坡)尤今



走路的云

班昭设色纸本朱刚

苦心孤诣百世

班昭设色纸本朱刚

苦心孤诣百世

班昭设色纸本朱刚

苦心孤诣百世

班昭设色纸本朱刚

苦心孤诣百世

班昭设色纸本朱刚

苦心孤诣百世

班昭设色纸本朱刚

苦心孤诣百世

## 天那边

绮屏

从静安寺地铁站出来,绿植旖旎的健身步道上,人人埋头疾走。便利店门前打出“减油、减盐、减糖”的最新三餐食谱。高阶下坐着个一年四季在此卖白玉兰的阿婆,腰间的蓝布口袋鼓鼓囊囊,看着倒比用来束腰的腰封更舒适从容。正当我推开便利店玻璃大门的一刻,阿婆像是能掐会算,递过来两串带着晨露的玉兰手串,笑眯眯道:“减肥减肥,小姑娘不能太瘦噢,身上有点肉,才接得住福气……”莫名想起《黄帝内经·灵枢·卫气失常》中那句:“膏者,多气而皮纵缓,故能纵腹垂腴。”

初夏微风轻拂,悬落日影婆娑,几片梧桐叶无声飘落,飘进路旁一家红酒屋。屋门大敞,能看见对面沿墙一排高脚凳,灯光永远微醺。我站的位置望过去,那墙壁仿佛一种质感粗粝的羊毛呢,昏昏的,有种魅惑的荒凉感。一

个女子斜倚着墙打电话,声音粉糯,尖而细,随风传送至我的耳畔。“我瘦五斤了,一礼拜不吃晚饭换来的噢……”许是电话那头的人不置可否,她将身体左右扭动,脚一踩,压低嗓子说了句什么话。

前几日,我拿着一件母亲年轻时穿的云锦旗袍去找相熟的老裁缝改腰身。这家开了几十年的小店开在苏州河畔,远远的几声船笛,试衣间的镜面割裂身体的某个瞬间,腰际盘扣已锈成暗金色,我不禁想起许多年前,自己也曾陷入盲目追求“没有最瘦,只有更瘦”的病态审美——A4腰、蜜桃臀、筷子腿、锁骨放硬币、反手摸肚脐……裁缝阿姨帮我量腰围,咕哝道:“现在的旗袍,不好做得太紧根……”身后的缝纫机咔嚓作响,仿佛在复述断断的缝线。

有那么一段时间,我像处理电脑病毒般将冰箱里所有蛋奶制品统统丢掉,本就不怎么吃荤的我,每日食量严格遵照所谓“减肥食谱”,甚至精确到毫克。怀着对美好身材的“苛刻”渴望,我节食、吃药、小道偏方。则则盲目节食很快带来副作用——思考变缓、浑身乏力、低血糖,使得本就

算不上胖的我,终于在某次夜跑时几乎酿成大错。

台月季,天如深海倒悬,乌云似狂澜奔腾。那晚才刚跑了十来分钟,雨滴变重变大,砸在脚下咚咚作响。随即暴雨如瀑。顷刻全身被水包裹,冷意直入心窝。放眼四周,除了偌大的停车场,空无一人。硬着头皮朝前疾奔至一幢写字楼的门檐下,湿透的速干裤紧贴大腿,忽然瞥见玻璃窗里的人,脸颊凹陷,

眼眶深陷,嶙峋的模样正应了那句“帘卷西风,人比黄花瘦……”

减肥,并非只是体重减轻,更非朝夕之事。要持久,更要坚持。与其跟体重秤对峙,倒不如管理身形,与自我来一场甜蜜邂逅,实现生活蜕变。

健身房新来的私教正在讲体脂率。我摸摸腰间温软的弧度,想起《庄子·逍遥游》里那句:“鹪鹩巢于深林,不过一枝……”

健康作息,自律生活,合理饮食,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与生活习惯皆不尽相同。结合最适合自己的规律运动,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,梦中人,梦外影,成功实现健康减肥,不是梦……

瘦不下来的根源在于缺乏自律。

减肥这件事 责编:殷健灵 潘嘉毅

一个教室也都是没有事先的故事的。《同桌的你》不是由一个作词作曲的人写出来的,每一个上过学同桌过的人都是作词作曲家,也是歌手,我是其中一个。我现在正在作词,作曲,在无伴奏演唱。

我和许国南也一起出黑板报。那也是谁派的吗?还是我们自己走到黑板面前的呢?好像是自己走到。我们童年、少年时,不是非被指派,而是乐于自己走过去。许国南的字最适合抄写黑板报,如脚尖着地,字字轻盈,一排排的工整。我小学时已经抄写大队黑板报。我们三班的黑板报,整整三年,都是我和许国南抄写,所有内容,我们想出和找来,在那个教室外的走廊上,我站在椅子上抄上面的版面,他站在下面抄下面的版面,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四季光影,委婉、温柔地掠过我们的认真、幼稚,我们的脸颊、手臂、后脑勺、生命里外。许国南更是一尘不染的专注,如同他坐于课桌,听课,写作业,目光从不闪烁,四周无闲事,他真是一个全无半点咄咄神情,努力得分外平静、温和的人,少见的优美!

站于黑板前,我们各自赋、比、兴。我们的新少年,我们提前的新青年。还有三位美术同学,毕加索式的大衣,中国画的良生,磨叽来磨叽去假装先锋派的继良,这次你来,下次他,彩色粉笔轮流着他们的“画展”。三班的黑板报一直鲜艳得像模像样。

我们毕业了。我们毕业得有些冷清,没有合影,没有告别,那时,历史正在进行实验,我们都很配合,我们是在自己走过去。许国南的字最适合抄写黑板报,如脚尖着地,字字轻盈,一排排的工整。我小学时已经抄写大队黑板报。我们三班的黑板报,整整三年,都是我和许国南抄写,所有内容,我们想出和找来,在那个教室外的走廊上,我站在椅子上抄上面的版面,他站在下面抄下面的版面,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四季光影,委婉、温柔地掠过我们的认真、幼稚,我们的脸颊、手臂、后脑勺、生命里外。许国南更是一尘不染的专注,如同他坐于课桌,听课,写作业,目光从不闪烁,四周无闲事,他真是一个全无半点咄咄神情,努力得分外平静、温和的人,少见的优美!

站于黑板前,我们各自赋、比、兴。我们的新少年,我们提前的新青年。还有三位美术同学,毕加索式的大衣,中国画的良生,磨叽来磨叽去假装先锋派的继良,这次你来,下次他,彩色粉笔轮流着他们的“画展”。三班的黑板报一直鲜艳得像模像样。

我们毕业了。我们毕业得有些冷清,没有合影,没有告别,那时,历史正在进行实验,我们都很配合,我们是在自己走过去。许国南的字最适合抄写黑板报,如脚尖着地,字字轻盈,一排排的工整。我小学时已经抄写大队黑板报。我们三班的黑板报,整整三年,都是我和许国南抄写,所有内容,我们想出和找来,在那个教室外的走廊上,我站在椅子上抄上面的版面,他站在下面抄下面的版面,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四季光影,委婉、温柔地掠过我们的认真、幼稚,我们的脸颊、手臂、后脑勺、生命里外。许国南更是一尘不染的专注,如同他坐于课桌,听课,写作业,目光从不闪烁,四周无闲事,他真是一个全无半点咄咄神情,努力得分外平静、温和的人,少见的优美!

站于黑板前,我们各自赋、比、兴。我们的新少年,我们提前的新青年。还有三位美术同学,毕加索式的大衣,中国画的良生,磨叽来磨叽去假装先锋派的继良,这次你来,下次他,彩色粉笔轮流着他们的“画展”。三班的黑板报一直鲜艳得像模像样。

我们毕业了。我们毕业得有些冷清,没有合影,没有告别,那时,历史正在进行实验,我们都很配合,我们是在自己走过去。许国南的字最适合抄写黑板报,如脚尖着地,字字轻盈,一排排的工整。我小学时已经抄写大队黑板报。我们三班的黑板报,整整三年,都是我和许国南抄写,所有内容,我们想出和找来,在那个教室外的走廊上,我站在椅子上抄上面的版面,他站在下面抄下面的版面,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四季光影,委婉、温柔地掠过我们的认真、幼稚,我们的脸颊、手臂、后脑勺、生命里外。许国南更是一尘不染的专注,如同他坐于课桌,听课,写作业,目光从不闪烁,四周无闲事,他真是一个全无半点咄咄神情,努力得分外平静、温和的人,少见的优美!

站于黑板前,我们各自赋、比、兴。我们的新少年,我们提前的新青年。还有三位美术同学,毕加索式的大衣,中国画的良生,磨叽来磨叽去假装先锋派的继良,这次你来,下次他,彩色粉笔轮流着他们的“画展”。三班的黑板报一直鲜艳得像模像样。

我们毕业了。我们毕业得有些冷清,没有合影,没有告别,那时,历史正在进行实验,我们都很配合,我们是在自己走过去。许国南的字最适合抄写黑板报,如脚尖着地,字字轻盈,一排排的工整。我小学时已经抄写大队黑板报。我们三班的黑板报,整整三年,都是我和许国南抄写,所有内容,我们想出和找来,在那个教室外的走廊上,我站在椅子上抄上面的版面,他站在下面抄下面的版面,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四季光影,委婉、温柔地掠过我们的认真、幼稚,我们的脸颊、手臂、后脑勺、生命里外。许国南更是一尘不染的专注,如同他坐于课桌,听课,写作业,目光从不闪烁,四周无闲事,他真是一个全无半点咄咄神情,努力得分外平静、温和的人,少见的优美!

一个教室也都是没有事先的故事的。《同桌的你》不是由一个作词作曲的人写出来的,每一个上过学同桌过的人都是作词作曲家,也是歌手,我是其中一个。我现在正在作词,作曲,在无伴奏演唱。

我和许国南也一起出黑板报。那也是谁派的吗?还是我们自己走到黑板面前的呢?好像是自己走到。我们童年、少年时,不是非被指派,而是乐于自己走过去。许国南的字最适合抄写黑板报,如脚尖着地,字字轻盈,一排排的工整。我小学时已经抄写大队黑板报。我们三班的黑板报,整整三年,都是我和许国南抄写,所有内容,我们想出和找来,在那个教室外的走廊上,我站在椅子上抄上面的版面,他站在下面抄下面的版面,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四季光影,委婉、温柔地掠过我们的认真、幼稚,我们的脸颊、手臂、后脑勺、生命里外。许国南更是一尘不染的专注,如同他坐于课桌,听课,写作业,目光从不闪烁,四周无闲事,他真是一个全无半点咄咄神情,努力得分外平静、温和的人,少见的优美!

站于黑板前,我们各自赋、比、兴。我们的新少年,我们提前的新青年。还有三位美术同学,毕加索式的大衣,中国画的良生,磨叽来磨叽去假装先锋派的继良,这次你来,下次他,彩色粉笔轮流着他们的“画展”。三班的黑板报一直鲜艳得像模像样。

我们毕业了。我们毕业得有些冷清,没有合影,没有告别,那时,历史正在进行实验,我们都很配合,我们是在自己走过去。许国南的字最适合抄写黑板报,如脚尖着地,字字轻盈,一排排的工整。我小学时已经抄写大队黑板报。我们三班的黑板报,整整三年,都是我和许国南抄写,所有内容,我们想出和找来,在那个教室外的走廊上,我站在椅子上抄上面的版面,他站在下面抄下面的版面,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四季光影,委婉、温柔地掠过我们的认真、幼稚,我们的脸颊、手臂、后脑勺、生命里外。许国南更是一尘不染的专注,如同他坐于课桌,听课,写作业,目光从不闪烁,四周无闲事,他真是一个全无半点咄咄神情,努力得分外平静、温和的人,少见的优美!

站于黑板前,我们各自赋、比、兴。我们的新少年,我们提前的新青年。还有三位美术同学,毕加索式的大衣,中国画的良生,磨叽来磨叽去假装先锋派的继良,这次你来,下次他,彩色粉笔轮流着他们的“画展”。三班的黑板报一直鲜艳得像模像样。

我们毕业了。我们毕业得有些冷清,没有合影,没有告别,那时,历史正在进行实验,我们都很配合,我们是在自己走过去。许国南的字最适合抄写黑板报,如脚尖着地,字字轻盈,一排排的工整。我小学时已经抄写大队黑板报。我们三班的黑板报,整整三年,都是我和许国南抄写,所有内容,我们想出和找来,在那个教室外的走廊上,我站在椅子上抄上面的版面,他站在下面抄下面的版面,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四季光影,委婉、温柔地掠过我们的认真、幼稚,我们的脸颊、手臂、后脑勺、生命里外。许国南更是一尘不染的专注,如同他坐于课桌,听课,写作业,目光从不闪烁,四周无闲事,他真是一个全无半点咄咄神情,努力得分外平静、温和的人,少见的优美!

站于黑板前,我们各自赋、比、兴。我们的新少年,我们提前的新青年。还有三位美术同学,毕加索式的大衣,中国画的良生,磨叽来磨叽去假装先锋派的继良,这次你来,下次他,彩色粉笔轮流着他们的“画展”。三班的黑板报一直鲜艳得像模像样。

我们毕业了。我们毕业得有些冷清,没有合影,没有告别,那时,历史正在进行实验,我们都很配合,我们是在自己走过去。许国南的字最适合抄写黑板报,如脚尖着地,字字轻盈,一排排的工整。我小学时已经抄写大队黑板报。我们三班的黑板报,整整三年,都是我和许国南抄写,所有内容,我们想出和找来,在那个教室外的走廊上,我站在椅子上抄上面的版面,他站在下面抄下面的版面,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四季光影,委婉、温柔地掠过我们的认真、幼稚,我们的脸颊、手臂、后脑勺、生命里外。许国南更是一尘不染的专注,如同他坐于课桌,听课,写作业,目光从不闪烁,四周无闲事,他真是一个全无半点咄咄神情,努力得分外平静、温和的人,少见的优美!

站于黑板前,我们各自赋、比、兴。我们的新少年,我们提前的新青年。还有三位美术同学,毕加索式的大衣,中国画的良生,磨叽来磨叽去假装先锋派的继良,这次你来,下次他,彩色粉笔轮流着他们的“画展”。三班的黑板报一直鲜艳得像模像样。

我们毕业了。我们毕业得有些冷清,没有合影,没有告别,那时,历史正在进行实验,我们都很配合,我们是在自己走过去。许国南的字最适合抄写黑板报,如脚尖着地,字字轻盈,一排排的工整。我小学时已经抄写大队黑板报。我们三班的黑板报,整整三年,都是我和许国南抄写,所有内容,我们想出和找来,在那个教室外的走廊上,我站在椅子上抄上面的版面,他站在下面抄下面的版面,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四季光影,委婉、温柔地掠过我们的认真、幼稚,我们的脸颊、手臂、后脑勺、生命里外。许国南更是一尘不染的专注,如同他坐于课桌,听课,写作业,目光从不闪烁,四周无闲事,他真是一个全无半点咄咄神情,努力得分外平静、温和的人,少见的优美!

学。没有两队了,大家坐在一起。我首先走到他的桌前,他平定地坐着,不东张西望,我喊他:“许国南!”我的声音如同我们同桌的时候,只限于相互听见。他抬起头看着我,一模一样同桌时的目光,只是语气更轻更弱:“梅子涵。”我想握住他的写字的手,他抬手给我看,那么抖!他说:“我的手抖,梅子涵,你还好吧?”我没有告诉他,后来,红蓝铅笔我两头都划,红的划想记住的,蓝的划有疑惑的。

人也是红蓝两头,开始只这么以为,后来知道了另一头。

我和许国南只做了一个同桌,初二的时候换了别人。初一快结束的时候,有一天,他突然对我说:“下学期我们不坐在一起了,蓝铅笔也可以用的,不要浪费了。”

我没有机会送一本自己的书给他,写上:国南,送给我们静悄悄的一年同桌,送给我们三年的黑板报,谢谢你站在你的队里的善良眼神。

用红蓝铅笔写,写得端正正在。

海边即景

高昌

波涌似雷奔,潮翻似覆盆。浪花开复谢,舒卷各无痕。

与镜中人对峙

王塔